

將經文念幾句對對地方：

【若見眾生多起瞋恚。我為說法。令住如來忍波羅蜜。】

從這裡看起。不過上一次講到前面七句，有五句是講的布施波羅蜜，有兩句是講持戒波羅蜜，曾經跟諸位說明過，菩薩行裡面是以這兩條為主修。這個兩條是如何應用在平常生活當中，這是我們一定要了解的。布施，不是那個很狹義的，到佛教寺院裡面來捐一些錢、出一些力量，那叫布施；固然是不錯，那也是布施，但是那就很狹義。菩薩修的布施是廣義的，這種布施是在在處處、念念之間都是修的布施、持戒，乃至於般若。可見得菩薩行與我們的生活確確實實是不能夠分開的。

我們在家庭裡面運用我們的智慧，運用我們的能力為一家人造福，那就是布施。布施我們的精神，布施我們的體力，希望家人生活都能過得好、都能過得舒適，諸位想想是不是布施？那就是布施。可見得我們天天在做布施，不知道那是布施波羅蜜。當然『波羅蜜』這三個字不太容易，「波羅蜜」是圓滿的意思，我們這個布施有沒有做到圓滿？所以這波羅蜜三個字不太容易做到，但是布施是每一個人都在做。六道裡面哪一個人不修布施？哪一個人不持戒律？所以戒律，我們一聽到戒律，馬上就會想到，佛經裡面五戒、十戒、比丘戒、菩薩戒就想到這些，其實它這個裡面所講亦是廣義的。戒律就是規律的生活，所謂說「家有家規，國有國法」，那就是戒律。你在家裡面能夠守規矩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一家和睦，這個就是家的戒律。國家有憲法、有法律，人人能夠守法，國家的戒律。公司行號它還有個章程、有個規則，能夠奉行那個章程、規

則，那就是戒律。由此可知，佛法裡面所講的這些條目都是廣義的，它所包含的內容，實在講是無量無邊。這樣廣大的境界，再跟諸位說，與佛法裡面所制定的戒律，像比丘戒、菩薩戒、五戒、十戒，一定是相應的。那個精神完完全全相契合，那就變成菩薩行；如果與佛法不相應的？這是世間的戒律，世間的理、世間的法。佛法這個戒律跟世間的戒律有什麼不同？佛法守這些戒律（就是規律的生活）能得定，能開智慧，這個是不相同的地方。世間守法、守規律不能得定，不能開悟，所以世出世間法就是這一點不相同。現在是我們應當要修學的，就是要把世間種種規律，如何與出世間的戒行相應，這樣一來我們真是起心動念、一切作為，無不是菩薩的戒行。

前面經文雖然不長，我們在研討的時候，句句都跟諸位說明，這個境界的廣大深遠，不可思議。讀了之後一定要能夠舉一反三，要把它這些精神原理、原則在生活裡面去實踐。三種布施，財布施裡面有內財、有外財，我們所賺來的金錢，財物惠施給別人。你自己的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、妻子、兒女都是別人，你供養他，是不是對他修布施？是的，沒錯，是布施。除了你個人，都是他人。所以這個布施是由近而遠，由親而疏，這是對的。再有多餘的，布施你的親戚朋友；再有多餘的，布施社會大眾。這個發展就是從愛緣慈發展為眾生緣慈，再提升發展為法緣慈，發展到最高是無緣大慈、同體大悲，那是法身大士的境界。這說的財。法布施，你所懂得的知識、智慧、學術，你傳授給別人，或者你的才藝，你能夠熱心的教給別人，這是法布施。我們在這一生當中做過沒有？做過。無畏布施是保障他身心的安全，使他沒有恐懼之感，這是無畏布施。

由此可知，這個三類每一個人都做到，一切眾生都在做，不但人做到，畜生也做到。你看那個小鳥，那個老的鳥到外面去覓食餵

牠，那是財布施；有了別人來侵犯，牠不顧自己生命來保衛小鳥，無畏布施；教給小鳥求生存的本能、本事，那是法布施，畜生也會。問題就是與菩提心相應不相應？菩提心是平等心、清淨心、慈悲心。所以我們在生活當中，如果是以清淨心、平等心來待人接物，來服務於大眾，那就是菩薩的布施波羅蜜。這個地方我加了波羅蜜，這個不是隨便加的。因為修布施度目的就是在清淨、平等、慈悲，清淨、平等、慈悲現出來了，十波羅蜜是條條圓滿，每一條都是修的菩提心。持戒，戒律就是規律的生活，雖然古今中外每一個地區、每一個時代，他們的生活方式不一樣，可是都有規律。規律的生活也能夠與清淨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相應，這種規律的生活就是圓滿的持戒波羅蜜，這是我們一定要曉得的。然後才真正明瞭，原來菩薩十波羅蜜是我們應該修的，而且不困難，不需要作意去修，原來的生活就是！哪裡要再去作意去修？把經論裡面這些精神，灌注在生活當中就是菩薩行，體會在心中就是菩薩道。菩薩道跟菩薩行什麼時候曾經離開我們的生活？如果對於這個原理、原則不懂，你怎麼修行法？

所以學佛就是學的生活，佛法就是生活的方法，覺悟的生活方法，沒有什麼奇特，不奇怪，很平常。修學佛法就是修學一種幸福美滿的生活，所以他一定要依據經典。經典裡面所說的是過去那些聖賢人，他們已經在生活當中體驗到的這些大道理、這些方式，這種理論與方式一定給我們帶來美滿幸福的人生，這是可以提供給我們做參考的。所以我們一定要依經典的理論。這個經典在佛法稱之為法，法有四大類：有教法、有理法、有行法、有果法，有這四大類。教法是什麼？教科書，好像學校學生念書一樣，課本，這是教法。我們學佛的人課本是什麼？經典，經、律、論三藏經典，教法。我們在這種教科書裡面獲得了原理原則，那就是理法。可是諸位

要曉得，理就是講的教理，那個教法千言萬語理是一個，真理只有一個，千經萬論都是說的這個真理。因此才說一經通是一切經通，它理是一個。如果在這一部經裡面悟入教理，這個理是通一切經的，所以它不奇怪。理是什麼？理是真如本性、第一義諦，禪家講的明心見性，念佛人講的一心不亂、心不顛倒。跟諸位說，這是教理，這是理經。教下裡面常講大開圓解，宗門所講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、見性成佛，都是講的理，不管怎麼個說法是一樣的境界。明心見性跟一心不亂沒兩樣，是一樣的，言語不相同，境界是相同的。所以我們從教法悟明了理法，理是我們幸福的方向與目標。諸位想想，如果一個人在外面旅行，他有方向、他有目標，他很自在。沒有方向、沒有目標，前途茫然，苦不堪言！像船在大海裡面失去了方向，不知道到哪裡去，你說那多痛苦。知道方向，知道自己走這個路很正確，知道這個目的地在何處，這個心情很愉快，一天比一天接近。

所以要明理，理明白之後行經，行經就是實際的生活。此地所講得十波羅蜜都是行，都是講我們行為，生活行為。念佛人的行經就是一句佛號，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一心稱念，不懷疑、不間斷，這就是行經。這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實實在在了不得，我們今天看到這麼一大本的《華嚴經》，那一句阿彌陀佛統統包括了，一字都不漏，真不可思議！這一句佛號在我們生活當中念念提醒我們覺不迷、正不邪、淨不染，豈不是把一切經論都包括盡了嗎？所以這一句佛號念得好，我們在彌陀會上常常提到要與三學相應，一聲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聲聲都圓滿具足了戒定慧，這個佛號有力量。所以才能夠念到功夫成片，念到事一心不亂，因為它裡頭有戒有定，戒定能夠斷見思煩惱，它才有力量破見思，證事一心不亂。它裡面有慧，不但有慧，它還與三慧相應，與聞思修三慧相應，因此這一

聲佛號的力量能破無明，能證清淨法身。與三學三慧相應，那就把整個《大藏經》都包括了，佛說法四十九年沒有一部經典說離了戒定慧、離了聞思修的。這樣念佛叫行經、行法。

果是現前得自在，這是現在的果報。無憂無慮，一天到晚法喜充滿、快快樂樂，這是你現在的受用、現前的果報，果法。將來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與諸菩薩、諸上善人俱會一處，那是將來的果法。法裡頭教、理、行、果，經也有教經、理經、行經、果經，我們都要懂。不懂你怎麼個學法，你怎麼個修法，那不叫盲修瞎練叫什麼？因此，我們在修學當中，也提出了三個字「依、入、住」。這三個字，實際上是一而三、三而一，我們所依的是要依經論，依教經、依理經、依行經、依果經；我們入，也是要入這四樣，教理行果；我們住，住就是《金剛經》上所說「云何應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」，我們這個心的安住，也要安住在四種法，這四種經上。這樣修行，一生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這樣念佛，怎麼會不往生？求取西方極樂世界，這是充滿了信心。這個事情不難，難在你有這個認識、有這個體認，然後肯發願、肯幹，修因必定知果。這個原理通一切法，這個原理通一切經，通一切行門，通一切生活方式，超時間、超空間。我們抓到這個原理、原則就能得大自在，就能夠像孔老夫子所說的（孔老夫子到七十歲才到這個境界），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」，我們應當要努力。

我們看今天這個經文。上面跟諸位講這些原理、原則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這個在十度裡面，就是十波羅蜜裡面第三，忍辱波羅蜜。忍辱非常重要，我們成功、失敗的關鍵就在忍辱。世間法常講，「小不忍則亂大謀」，可見得這個忍的重要。佛法裡要沒有忍，「火燒功德林」。所以一個人他要說他修了多少功德，這個非常非常難講，很難講。你修行幾十年，今天發了一頓脾氣，一把瞋恚火都

燒光了，你哪有功德。所以你要問你有多少功德，要想一想什麼時候曾經發過脾氣，之後到現在有幾個鐘點，功德就這麼多。為什麼？以前修的燒掉了。凡夫是一面修是一面燒，修的沒有燒得多，哪來的功德？

功德是什麼？是清淨心，是定慧，戒都不算。戒，持戒，這個戒幫助你得定，到你得了定之後，那個戒是功德。沒有得定，單單持戒，那個戒是福德，不算功德。所以，這個功德是講定、講慧。諸位想想，脾氣一發，定到哪裡去，定當然沒有，有定怎麼會發脾氣？怎麼會有瞋恚心？所以功德是自己修的，別人的功德沒有法子給你。福德自己可以修，別人的福德可以給我們，那個人福報很大，我們沾他的光，要享他一點福，可以。那個人定功很深，我們有沒有辦法享用他的？他定不能給我；那個人智慧很大，他智慧不能給我。他定不能給我，他有福，他錢財很多，他錢財可以送給我；他房地產很多，他可以送一棟房子給我。福德可以給別人享，定慧沒有辦法，所以功德要自己修。功德最怕的就是瞋恚，所以佛給我們提出警告，這個警告是真實的，絕不誇大，叫火燒功德林。

當然了，發瞋恚心的時候都是心裡頭不滿意，一肚子不高興，沒有人說快快樂樂的就發脾氣，沒有這個道理。這種境界現前，自己這一句阿彌陀佛就提起，覺悟了。那是什麼？外面那些魔看到你功德相當深了，起了嫉妒心，他也沒法子破壞，他在那裡故意裝模作樣，勸你：你趕快發脾氣，趕快燒、趕快燒。你就很聽話，真的把你功德就燒掉了。魔在那裡看了很開心，他就怕你功德殊勝了。所以在這個時候，我們要覺悟、要警覺，好不容易修這一點功德，怎麼能夠隨隨便便就一把火把它燒掉了，那怎麼辦？忍辱。十波羅蜜裡頭梵文只是個「忍」，忍波羅蜜，「辱」是我們中國過去祖師翻譯加上去的。為什麼加這個字？因為我們中國把這個辱看得很重

，「士可殺不可辱」，你想想看，殺頭沒關係，侮辱不行。所以這祖師一看，中國人煩惱太重，忍辱，辱都可以忍，那還有什麼話說，那就沒有不能忍的。所以特別用上這個字，辱都能忍，還有什麼不能忍？

佛在《金剛經》上說「一切法得成於忍」，所以忍辱波羅蜜是我們修學成敗的關鍵，太重要了。忍辱就是功夫，某人功夫怎麼樣，忍辱的程度。菩薩法裡面這個忍辱是無限度的，無限度的忍辱不容易，一定要明理，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，把《金剛經》拿來念一遍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、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」，這就消掉了，瞋恚心就沒有了。這話都是真的，你把那個假的當作真的才忍無可忍。其實外頭相是假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你那個瞋恚心也是假的，也是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虛妄對虛妄完全是融化了。在緊要關頭的時候要提得起覺悟，你這一不覺就迷惑了。

菩薩在此地說，看到多起瞋恚的眾生，『我為說法，令住如來忍波羅蜜』。「如來忍波羅蜜」是究竟圓滿的波羅蜜，諸菩薩所不及的，我們要修學。換句話說，不能夠忍就不是佛弟子，不能忍就不是修菩薩道，真正修菩薩道、修菩薩行的人，要把忍辱看得非常重要。你看，佛在《金剛經》上，六度裡面特別強調的就是兩度，你看布施、忍辱說了多少，其他的輕描淡寫帶一下就完了，可見得這個兩條重要！忍辱是禪定的初方便，不能忍就不能得定。我們從這個地方來認真反省一下，我們念佛也好、參禪也好，修其他種種法門都好，今天為什麼不能成就，大毛病就是出在這兩條上，一個是放不下，不肯布施，布施是放下，放不下；一個就是說忍不過，所以你不能成就。你要是能放得下，又能忍得過，那你一定成就了。所以，這兩個法門是對付兩種最大的障礙，這個大障礙去掉了，小障礙容易去。這是兩種大障礙，障道，障一切善法。繼續念底下

一條：

【若見眾生其心懈怠。我為說法。令得清淨勤波羅蜜。】

勤奮就是精進，它此地用的字用多了一個，精進是兩個字，它用的是『清淨勤』，「清淨」就是精，「勤」就是進，精進。但是這麼樣說容易懂，什麼叫做精進？我們平常講純而不雜叫精，永無退轉叫進。它這個地方翻得好，清淨心就是精，換句話說，什麼叫做精進？你這個清淨心一天比一天清淨，這叫真精進。菩薩位次上，十住菩薩的心比十信菩薩的心那就清淨多了，十地菩薩比十迴向的菩薩又清淨多了，愈往上心愈清淨。由此可知，所謂精進波羅蜜，就是以一切法幫助我們修成清淨心，這個心也在一切境緣當中才能成就。所以精進一定在忍辱的後面，沒有忍辱哪來的清淨。所以這個十波羅蜜是後後勝於前前。愈往後面愈深，好像蓋房子一樣，布施是第一層樓，持戒是第二層，沒有底下一層哪有上面一層？所以上面一層包括了底下，底下不包括上面。有精進必定有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沒有這三個條件，他的心不會清淨。我們講功夫，到這個時候才功夫成就，這叫功德，到這個時候才算功德。前面都是福德，到精進的時候這叫功德，從此以上都叫功德，這以下福德，功德跟福德就從這裡劃分的。

所以在一切境界，人事環境、物質環境裡面修什麼？清淨心。清淨心在念佛人上來說，功夫淺的就是講成片，帶業往生；深一層的，得到念佛三昧，事一心不亂；再深一層的，得理一心不亂，這都是清淨心的增上，所以要精進。這樣說起來，修清淨心最好是盤腿面壁，跟什麼都不要往來，在這裡修清淨心。這行不行？不行，剛才講了清淨心要從一切境緣當中去修，稱心如意的環境裡面去修，修不動心，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清淨，心清淨；惡緣、逆境裡面也得要去經歷，在那個地方不生瞋恚心，不起煩惱。在這個



裡面修什麼？修精進，修清淨心。開頭是修忍辱，忍辱到很自然了，境緣現前的時候，不需要什麼勉強，非常自然，這個時候就修的精進。所以善財童子，你看從初發心到圓滿菩提，這個五十三參，一切人事環境、物質環境，這個裡面五十三位善知識，有善人、有惡人，有出家、有在家還有外道，什麼樣境界都通過，他修什麼？修清淨心。每經歷一番，他的境界往上提升一層，他的功夫又成熟了一番。這是善財童子華嚴會上示現一個榜樣給我們看，我們學佛應該怎麼學法，這是真正的學佛、真正的修行。將我們自己一切錯誤的觀念，一切錯誤的行為，都在生活當中修成一點過失都沒有了，那就叫佛、叫聖人、叫菩薩。

【若見眾生其心散亂。我為說法。令得如來禪波羅蜜。】

所謂『禪』，這個字是從梵語音譯過來的，它的含義在我們中國有翻作靜慮，也有翻作止觀，這兩個名詞在佛學裡頭都是相當的通用，可見得禪定是活活潑潑的，不是死寂的。為什麼？它有靜，它還有慮，可見那個靜它不是死的靜，所以靜不是死定；止，它裡頭有觀。我們把它合起來講，靜與止意思是相通的，靜止，止什麼？止一切妄念，這是屬於定。止息一切分別、執著、妄想，我們可以說把一切的妄念歸納為這三大條，這三個項目就統統都包括了。我們在一切境界裡面，心裡起了分別，定失掉了，起了執著失掉了，打個妄想也失掉了，禪定就沒有了。慮與觀是一切明達、明瞭。這個觀諸位要曉得，離開了分別執著妄想，這才叫觀。如果你問，我離開一切分別執著，那我是不是變成白痴了嗎？我們舉這個東西，你看見沒有，你看得清清楚楚，你這個時候沒有分別執著妄想，你是不是白痴？不是！看得清清楚楚，聽得了了分明，那就叫觀。

尤其是修般若法門，特別注重於觀想。你看《心經》，「觀自在菩薩」，那個觀就是止觀，他止息一切分別執著，他是用般若智

慧來觀察一切世出世間法，所以他能看到一切法的真實相。這個時候就見到諸法實相，一切法的真實相，他明瞭了，沒通過心意識。所以這個止就是止心意識，觀就是用六根的根性，交光大師在《楞嚴正脈》裡面就是這麼告訴我們，這是很高的境界。因為這個地方所講是五地菩薩所修的，他是圓教，所以他有這麼高的水準，有這麼高的境界。我們雖然不是菩薩，我們在初學，我們明白這個道理，在我們現前生活裡面，就可以來試試看，也來學學。準有好處沒壞處，不要害怕，決定增長你的智慧，不會叫你一天一天愚痴了，不會的，決定增長智慧。我們自己在一切法裡頭盡可能的不要用分別執著妄想，保持這個心清淨。二六時中身心清淨，這個受用很自在。

對別人，就從自己清淨心裡變現出分別執著妄想為他受用，你不愚痴。你問這什麼？這是書籤，沒說錯。你沒有分別怎麼曉得是書籤，我變現出分別是給你受用，不是我自己受用，我自己這個心裡頭沒有這個分別、沒有這個執著，因為你心裡頭有這個分別執著，我隨著你的心變現這個執著叫你明瞭，不是我受用。這你就曉得了，菩薩心地決定清淨，清淨心是自受用。交光大師所講的「捨識用根」是自受用，他受用是從根性裡頭變現出心意識為他受用，這個高明！自受用的，在二種智裡面講根本智、實智，他受用的是後得智，是權智。諸佛菩薩個個都是自受用，為我們眾生講經說法，為我們分別名相，叫我們執持名號，叫我們執持戒律，那他受用。

這些道理我們都要懂得，知道「禪波羅蜜」是修行的關鍵所在。戒定慧，到禪這才是定。禪也就是自性清淨心。清淨心起作用，這個作用就是享受，就是受用。他所起的受用，剛才講了，自受用就是無分別智、根本智，他受用就是權智，無所不知。《般若經》上說的，「般若無知，無所不知」，無知是自受用。如果自受用裡

頭有知，那就壞了，麻煩就大了，那是什麼？那就是無明。佛在楞嚴會上說得好，「知見立知，是無明本」。那個知見是什麼？就是無知，就是無知的知見，就是《法華經》上所說的「入佛知見」，在這個裡面再加上分別、加上執著，再建立一個知，這就是無明。無明從哪來的？無明就這麼來的。你要不自作聰明，哪裡有無明？換句話說，無明怎麼來的？都是自作聰明來的。本來聰明得不得了，還要自作聰明，這下把聰明變成傻瓜了。我們雖然沒有到佛菩薩的境界，想想佛菩薩所說的這些話，真道理。哪一個依教奉行，他得利益了，他成就了。你要不信、要懷疑，不肯照做，我們世間人講，這人沒福。遇到這個機會了，當面錯過，這叫真正沒有福報。一生沒有遇到過，那這個不能說；遇到，當面錯過，真沒福。所以要重視禪波羅蜜，在念佛就是講的一心不亂，功夫成片是相似的禪定，不是真正的禪定，未道定，到事一心不亂以上，這是真正的禪定。

【若見眾生入於稠林無明闇障。我為說法。令得出離稠林黑闇。】

這一句講的是般若波羅蜜。此地這個般若波羅蜜也說了兩句，這個兩句都是講的根本智，特別是這一句用意非常之深。我們今天見到無數的同修們，好心學佛，路走錯了，就是此地所說的。『無明』就是愚痴，比喻作黑暗，黑暗是障礙。我們在黑暗當中，許許多多危險的看不到，在黑暗當中摸索，免不了要發生危險，把它比喻菩提道上種種的障礙。愚痴最簡單的定義是對於真妄，這是講用心，真心妄心、正法邪法、是非善惡不能夠辨別，顛倒錯亂，這是愚痴。所以在三途果報裡面講，愚痴是畜生道的業因，畜生的確糊裡糊塗。

我們在這一生當中，的確佛法裡面所講的真妄邪正、是非善惡

，實實在在不容易辨別，這要智慧。自己沒有能力辨別的時候，要以善知識指引。自己看不見，得找一個看得見的人帶路，善知識可遇不可求，到哪裡去找去？以前的人求善知識比今天容易，過去的人人心純樸、厚道，不誇張，真正善知識都非常謙虛，現在不然。從前的賢人，大家去找他做官，他還要躲起來，不肯出來。現在請做官，不要說等人請，競選，出來競爭，到處拜託大家來投他一票。這個從前不行，從前請都請不動。你看諸葛亮他居在隆中，劉備去請三次，好不容易才把他請動。現在人有這麼大的本事，早就出來競選了，還要人請嗎？這是時代不相同了。

今天是個個人自命為善知識，大家都自命為善知識，真善知識就難求了。是不是這些自命為善知識，果然個個都是真善知識？那就很難講了。所以這個我們求學有幸、有不幸，這是真實個人善根福德因緣了，與宿世當然有關係。這一開頭就遇到真善知識，那很幸運，你這一生不會走岔路，不會走冤枉路，大幸大幸！如果先走了一段岔路，跟到一個不是真正的善知識，跟他走了一程之後遇到真正善知識，你有智慧，你能夠辨別，你能夠捨妄從真，那你也是相當善根。有些人他先入為主，縱然遇到真善知識，他還排斥，他跟他原先所學的不一樣，先入為主，主觀觀念太強了，不能接受以外的知見，這樣的人就難度了。

這一條是說多分都是指修道的人，走上了邪知邪見。但是他還有能力辨別邪正，菩薩要為他說法，令他改邪歸正。如果他成見很深，不能夠回來，菩薩在這個時候不是捨棄他，如果捨棄他，沒有慈悲心，也給他說法，說法怎麼樣？旁敲側擊來感悟他，他實在不感悟，他排斥的力量小。就是不直接的勸他，間接的，他頂多不願意接受，一笑了之，不至於毀謗，不至於造成重大的罪過。由此可知，菩薩度眾生，真是苦口婆心，也是用盡了善巧方便，所謂是已

成熟者令其成就，未成熟者令其成熟，未種善根者給他種善根，可見得有無量無邊的方便法門，沒有一個法門不是利益眾生的，這一條在菩薩道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們如何才能夠避免遭遇這些障礙？實在是說，這些障礙幾乎是無法避免的。可是我們修行的人總希望能夠避免，或者把它減少到最低的程度；那就要明理。所以佛法是再再勸勉我們要讀誦大乘，你讀了，心開意解，你就有能力辨別。

今天下午，台北商專的同學帶我到他們學校去參觀，同學們也提出這些意見，說是經本都是文言文，看不懂，看不懂就沒興趣，就不想看。我就告訴他，看不懂也要看，遍數看多了，就懂了。古人所講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」，不要人講的，意思自己就明瞭，有悟處。一般人所講熟能生巧，首先求什麼？求熟。尤其我在講席當中常常提醒同修們，我們讀經不在乎懂不懂經文，這個不重要。你說這個經文都懂得了是邪知邪見，你哪裡懂得？經文有沒有意思？沒意思，這一定要知道的。經文有沒有個講法？沒講法。如果它有意思，意思只有一個，古人、今人大家所講應該都是這個意思，為什麼古今這些大德各人講的都不一樣？它沒意思，沒有意思就有無量無邊的意思，就有講不盡的意思。所以現在有很多人說，要把這個經文翻成白話文，糟了，一翻成白話就一個意思，沒第二個意思了。那一翻，死了。它這個經文，活的！每一個字、每一個句裡頭有無量義。就跟《般若經》裡講「般若無知」，它是無知，所以它無所不知。經文無義，所以它有無量義。

換句話說，你想求它的意思，不能求，那就大錯特錯。應該怎麼求？就是讀。讀，求什麼？求無知，求般若無知的那個般若。我天天在讀經，得什麼？無知。所以跟大家講的，這是戒定慧三學、三慧一次完成。你讀誦經典是修根本智，到你應用的時候無所不知

，譬如別人問你這個經文怎麼講，你立刻對得出來。絕不是說你從前想過的，你從前曾經研究過的，不是的；你有所準備過的，不是的。如果你有所準備、有所研究，那叫邪知邪見。一問就答，快得不得了，這種反應叫本能的反應，那就是無所不知。佛當年在世在講席上，那麼多人提出問題，這一問馬上就答，佛沒說等我想一想，我再告訴你，沒這個話。有許多問題，佛也從來沒想到過的，為什麼處處就能答得出來？無所不知。

所以同學們要著重在讀經，不要求這個裡頭的意思，讀經最好讀什麼？讀白文，不要看註解。為什麼？註解落到第二義，經文是第一義。註解已經是別人的意思，換句話說，你被別人牽著鼻子走，你自己永遠不能獨立。一定要讀白文，求根本智。古人這個註解可以做你參考，我心裡有數，聽他怎麼講的，講講我聽聽，也滿有道理。聽聽那個人怎麼講的，也滿有道理，聽聽這個人曉得他入了什麼境界、他證得多少，聽聽那個人他是什麼境界、他悟了多少，我們心裡很明白。不跟他走，也不跟他走，但是都可以做參考，聽聽大家的心得，註解就是古大德他的心得報告。他對於這一部經論悟入之處，可以把它當作他的心得報告來看，不是我的心得報告，我有我的心得。有的時候我們的心得跟他相同，這個是很喜歡，我們悟出來的，雖然人家也講過，我們並不是先看他再悟入，我們已經入了這個境界再看他，可以給我們做一個印證，我們悟入的，沒錯。

經書一定要多讀。在讀誦，如果說一切經多讀，求博學多聞，那也未嘗不可。很難，而且對於一般人來講，要想求悟入，不容易。所以我們看古來這些大德們，他們是我們的好榜樣，在《大藏經》裡面這麼多的經典，他在一生當中所涉獵的，一般大概是二、三十部的樣子。這是一般的，多數的。有一些多一點的，五、六十部

。那個少的，跟諸位說，三、四部就行了，然後就能貫通一切經。只要你悟入，這個經你沒看過的，你拿來就能講。頂多要預備的是什麼？生字，那個生字是要查查辭典，那個不能說自己胡造謠言，那個不行。所以預備什麼東西？預備查生字，尤其是我們現在講方言，國語，國音，我們要查到標準的國音，念出來大家都能夠明瞭。所以預備就是預備查生字而已、查生詞而已，那個名相、名詞，那個是要查的，掌故是要查的。義理查個什麼？義理是悟入的。所以曉得預備是有限的。這是說明讀誦的重要，才能有這個智慧、有這個能力辨別邪正是非，避免我們自己走上歧途，把我們菩薩道上這個障礙，減低到最少的程度。

如果諸位要我給大家指一條路，我在今天來講，行，我有這個能力，我可以給諸位指一條路，可是你信不信？你能不能死心塌地的相信？這就是問題。一條修行成佛最捷徑的道路，跟諸位說就是《彌陀經》，《彌陀經》是《華嚴經》的結論，十大願王導歸極樂。一部《華嚴經》講到最後講什麼？《阿彌陀經》，《阿彌陀經》一展開來就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是一不是二。所以《彌陀經》好難懂，我在民國四十七年學《彌陀經》，我最初學的就是藕益大師的《要解》，李老師限定我時間三個月。那是研究，胡思亂想，沒有現在這功夫，也不懂得這個道理。三個月之後向他老人家提出報告，他問我怎麼樣？我說是仔細下過功夫，不甚了解。他說好、很好，不甚了解很好。他告訴我，的確是難。他說你要沒有半部，半部要精通，精通半部《大藏經》的基礎，你不曾懂得《彌陀經》。我跟他報告，他跟我這麼說法。難，實在是難信之法！真沒有法子入得了這個境界。

我們得到的幫忙？蓮池、藕益這兩位大師，那對我們幫了大忙，蓮池大師的《疏鈔》，藕益大師的《要解》。可是這兩部的註解

，我們要是沒有這幾十年的大經大論的底子，這兩部註解擺在面前還是看不懂，那就是我當年跟李老師說的「不甚了解」。不甚了解，當然就不甚相信，雖然發願往生，那個願是口頭的願不是真的，這麼多年念佛的功夫不得力，原因在此地。《彌陀經疏鈔演義》我講過兩遍，頭一遍是在蓮友念佛團講的，四年圓滿。第二遍是我們圖書館成立以後講的，今年年初的時候圓滿。我們此地有全套的錄音帶，三百三十五個。我講了，我滿意不滿意？絕對不滿意。為什麼？今天的境界跟那個境界完全不一樣，我這一次把《要解》講完之後我再講第三遍，第三遍跟前面兩遍大大的不相同，《要解》我也講過幾次，你看看這一次所講的。所以諸位要是真正能體會到了，這一樣夠了，其他的都可以放下了，可以布施掉了，布施波羅蜜。世出世間法統統捨掉，布施波羅蜜圓滿了，只取這一點，這一生決定上品上生。

所以我現在曉得，這一句佛號裡頭可以斷見思煩惱，可以破根本無明。為什麼？這一句佛號裡頭就圓滿具足了三學三慧，這一句佛號裡把釋迦牟尼佛百千法門也是圓滿含攝在其中，一個不漏，你說這個佛號力量多大。所以一句阿彌陀佛，一聲佛號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，有過之無不及！可惜沒人相信，還要搞什麼大經大論。我是從這個路上走過的、經歷過的，我知道，我體會得很深。我這一點貢獻給諸位，諸位能夠信受奉行，那我走的這個冤枉路你就不要走了，你就少走了。你的成就就比我快，我耽誤了三十年，你可以不要耽誤三十年，你的成就比我高。如果你不相信還要走我這個路子，大概你三十年走的沒有我那麼順利，這是我能夠想像得到的。我這個三十年在大乘法裡走的路相當順利，我是一開端就遇到好老師，沒走冤枉路。我一出家就在講台上講經，一出家就教佛學院，我出家二十五年，我在講台上就講了二十五年，可以說一帆風順。



到最後才醒悟這一條大道，真實不虛。這是今天我所能夠給諸位提出一點貢獻的。再看底下這一句：

【若見眾生無有智慧。我為說法。令其成就般若波羅蜜。】

這就是根本智，這個地方頂重要的就是『智慧』兩個字的定義，此地講的實智。其實『般若波羅蜜』哪一個沒有？不是從外面來的，是你本來有的，現在喪失掉了，現在變成無有智慧。禪家所謂「六根門頭放光動地」，誰不如是，個個如是。可是，當你在放光動地的時候，你不知不覺的知見立知，在你本有般若智慧上加了一層無明，這個無明是愈變愈深，使你的智慧不能現前。六波羅蜜裡面這個般若是權、實二智統統包括在裡面，十波羅蜜裡頭般若波羅蜜只講實智，因為後面四條都是權智，就是後得智。這一條是講的實智，就是講般若無知，後面四條是講無所不知。菩薩就教他修根本智，根本智讀誦大乘是一種方法，這種方法在古來為歷代的祖師普遍所採取的。大乘最好是讀誦幾種，這幾種是以一種為主，另外選幾種與這一種經有關係的，可以幫助你對於這一部經經義有所發明的這個經論，取個幾種或者十幾種，但是一定要以一種為主。這個為主的這一種要讀誦，輔助的這個可以閱覽，閱覽也只是看，多看不要去想。為什麼？一想就落在分別、執著、邪思上；不想，一看就明瞭，意思就悟出來，那好，那個境界好。你天天看，天天有悟處，那就是好境界。所以積小悟就成大悟，積大悟就成大徹大悟，這是讀誦大乘的方法，我們要曉得。如果在裡頭去分別、執著、研究，永遠不開悟，為什麼？悟門堵死了，心不得清淨。所以這個讀經就是照，是鏡子照，不能用照相機，照相機照一個裡頭留個影子，那就壞了。要用鏡子照，不落痕跡，就開智慧。讀誦要不落痕跡，不落印象，上乘功夫！

好，今天我們就講到此地。

